

續金華叢書



續金華叢書



竹澗先生文集卷五

續金華叢書

感雪賦

正德十二年冬環滁大雪余縻于官爲之興懷方聞鑾輿北

幸彌增感戀作感雪賦其辭曰

弭予節于滁陽兮歲聿暮不吾與曰強圉赤奮若兮維律中乎大呂  
顓頊嚴令兮使玄冥驅其先風伯憤噫兮雲師乘以垂天羌霽發兮  
逾栗烈夜淅瀝而霰先集兮晝忽繽紛而雨雪駕玉虬兮驂白螭騰  
踏銀漢兮灑冰屑夫何累旬月止復作兮紛委積而交加折脩竹以  
失聲兮封枯楊而生花歸官寺兮山之麓接曠景兮平臯阻寒氣兮  
空谷旦余適野之莽蒼兮雪始霽而日煜千門凍而反閉兮萬竈淒  
其未烟燦瓊枝兮林立瑩冰柱兮簷懸僵狐兔以屏跡兮饑鷹隼而  
莫驚見六合以昭回兮歛萬籟而寂然吾方遊乎塵垢之外兮幸昭  
質之未穢步余馬於白水兮按余轡於瑤圃飲沆瀣兮餐玉英叶音央  
懷琬琰兮佩琳琅苟余心之皎潔兮雖遠引其何傷嗟滁之僻兮樂

有餘逖彼北裔兮僻不可居層氷峨峨兮陰山萃砢豺狼僦僦兮虎  
豹出沒美人之遊兮轅不及攀良辰感我兮怛肺肝亂曰寒旣返兮  
歲亦殫幽獨處兮誰與歡宣余力兮及時難望朔雲兮天漫漫鳳有  
岡兮鹿有淵思美人兮不敢言

與太守劉惟馨書

近鄉人到京傳云執事還任於僕有見愠之意謂僕於執事有後言  
也負執事也噫果有是不但負執事也負全蜀士夫也負吾先子也  
負同官也先子去蜀二十餘年蜀誼過厚與僕有世講之好若執事  
固先子所知也而僕嘗濫竽同官旣又同患難人心天理不宜薄也  
君子居是邦猶不非其大夫矧僕於執事耶且僕之平生執事亦知  
之嘗好毀人耶嘗背毀人縣一官吏耶於他人未嘗毀而獨於執事  
毀有無可知也世有娶孤女誣搗婦翁者茲固不必深辯然反覆思  
之亦或有由矣僕舟之過沛河也邂逅憲副高君則謂僕曰貴郡劉  
太守予嘗薦之吏部薦後人多議之傳聞其某事某事奈何僕應之

曰此所傳謬爾高曰予與渠同年也予將面告之倉卒分舟而別今之釁端或由於此則高之語意未明而執事之過疑也執事大節爲吾儕出色他日榮遷會貴鄉諸先生及同僚同年事當自明或會高君以此東質之亦當自明古稱賢者不相知嘗竊意其有激之言不意身親見之雖然未有賢而不相知者也僕之縷縷者贅也執事豈終不亮其心

奉大司空南坦劉公書

某忝厠僚末辱教愛多矣瀕行又承餞驢無任感荷到濟寧卽率郎中副使輩放舟沛徐以觀被淤故道及所挑新河復沿黃河東岸陸行沛豐單等縣以觀大小決口奔衝之迹乃知漕渠廟道口以下忽淤數十里者實由決河西來橫衝廟道口之上并掣開河之水東入于昭陽湖以致開水不復南流而沛縣飛雲橋之水時復北漫故沙停而淤耳沛以下卽無淤者以飛雲橋之水南流故也計濟沛間漕渠只宜加築東堤以遏入湖之路更築西隄

潁黃河一帶

以防黃河之衝

俾其自北而南常由故道自無沙淤之患雖舊日之淤猶有存者量加挑濬亦自無虞乃若根本之論則在疏黃河之支流而朝議已行之矣新河旣蒙罷挑無容置喙昨盛公所上圖本亦概可見生愚且拙敢不竭心力以紓廟堂之憂俟稍有次第別當圖上尙祈不靳指教以終雅愛不宣

答茅史馬君書

承諭築隄旣長恐河專趨徐此蓋爲徐方慮也然僕嘗慮此而究其故矣黃河自汴梁經黃陵岡至于曹縣一帶有隄自曹歷單豐沛三縣皆無隄今修長隄蓋緣單沛間黃河決口十數道橫衝運河入昭陽湖以奔徐州致淤運道故因昔人所嘗議而未及行者議行之然止築林臺以下百四十里耳林臺以上曹單間七十里原無缺口且去運河亦遠不須築隄萬一黃河漲入不過如往時漫散未爲害也大抵河由溜溝與飛雲橋固是趨徐河衝運河與昭陽湖亦是趨徐俱爲徐呂二洪所束不得奔放入淮故嘗爲徐患惟上流趙皮寨

一支至宿遷小河口入淮孫家渡一支至淮安清河口入淮可以分全河之勢而去徐沛之患但淤塞十有餘年今始疏濬耳近七月九月間黃河水漲一次高五尺一次高六尺皆得趙皮寨分流故徐沛河不甚溢者亦或一驗也僕愚且拙輒請教于執事望加察而示之地方之幸漕運之幸憲節何日過濟冀得面悉也

答都憲熊公書

頃辱手教特惓惓河事感謝感謝偶便輒布一二今年南旺當大挑已摘單縣隄夫七千餘名先挑湖而後完隄豐沛地勢尤下其隄一面修築黃河每年有清明水伏水秋水爲患今趙皮寨與孫家渡可備分派而此隄復成運河庶幾無虞但濟沛間春泉正微舊淤盡露方摘夫三千餘名挑濬就以所挑淤沙覆東隄外壁沙旣可遠隄亦易培淮安清河口之淺令該府用近便夫役加濬此皆不可緩之役而適當歲歉雖古有修城郭使民就食之政然河道錢糧有限不敢多用民也復憶去冬見諭飛雲橋口宜闢加闢誠長慮也僕嘗沿飛

雲河岸上下三百里間觀之飛雲橋南十餘里有謝家溝又南五十里有北溜溝又南二三里有南溜溝皆黃河趨運河出口四口並出故飛雲似不必闢且橋兩岸高陡民居稠密亦不易闢也但四口昔在徐呂二洪之上每水發爲決所束徐沛受患欲除此患賴上流孫家渡趙皮寨之分派耳未審高明以爲何如幸不靳終教

答大司空劉公書

承示近日議河事者謂趙皮寨孫家渡不足以洩黃河之怒而漕渠或不免復淤竊謂斯言慮患遠矣而所爲防患者未審當何如夫黃河爲中原患非一日矣智者不與水爭地惟順其勢而導之而其激盪變遷雖神禹不能使九河常如故也後世或塞其決或隄其卑或疏其派皆隨時救患者也國家漕渠爲南北咽喉勢不得不與河爭地弘治初河決荊隆口又決黃陵岡又決張秋當時嘗濬孫家渡宿遷小河卽趙皮寨河等處而後荊隆黃陵張秋等口可塞亦分洩河怒之驗也況自河南歷直隸至山東之曹縣恃長隄以禦河患亦既有年

而今單豐沛爲隄亦將以禦河患不使淤漕渠也蓋事理所可據與人力所可爲者如是而已若曰神河叵測則固非力所及若欲別求遠圖則往者之開新河可爲殷鑒去歲秋水時至湖坡爲新河兩岸所隔田廬淹沒告訴紛紛盛公乃令閘官夏時輩決岸放水此非棄百數十里之田爲巨浸不可以爲河也初挑河至留城覺飛雲橋水來反高中間平地數丈尙未挑通至是黃河決入二十餘里水落而淤盛公乃令主簿郭景輝輩挑去淤沙暫築壩以障之夫存壩無以通舟去壩則黃河倒灌而易淤此雖棄前百數十里之田爲巨浸不可以爲河也他若三河沙水之衝滕費沂嶧山水之漲皆智巧所難施而勞費不與焉是可爲遠圖乎且盛公嘗塞豐沛決口矣今因而加隄焉嘗修沛漕東隄矣今因而稍培焉嘗疏趙皮寨議孫家渡矣今因而查濬焉何獨至于開新河不因而成事歟蓋必有難成者矣顧其事已中止不欲多言今恐議者不察或誤國是乃不敢不言誠舍此而別有遠圖固不肖所願聞也執事爲國孜孜素厚僚誼望垂

覽而見教焉幸甚

寄都憲梅國劉公書

嚮以河事奉咨承手札垂答如領面教多感近日工部復以三事移咨河道漕運兩衙門會議施行一日挑淤沙與前咨相同一日整諸壩可以補前咨之未備皆淮陰急務也一日築長隄則事勢恐或未便蓋自新莊至淮城其間開壩十數處若築塞之則鮮貢糧運等船不通非細故也若留閘口壩口則河漲必自口衝入非細故也況古黃河隄去河二十里近世汴梁至山東一帶隄去河亦不下十里前年築單豐沛長堤去河率五六里或七八里皆不敢臨岸爲隄者惟恐河流掃岸岸崩則隄隨之今淮陰瀕河空地若去河不遠則似不敢臨岸爲隄也此管窺過計未知是否惟高明不靳指教則同舟共濟之賴多矣他如扣存腳價動支監銀截留耗米借用運軍起派廬鳳滁和人夫皆漕撫所專想高明自有處分以濟國家之急僕仰賴餘庇而已今具公移奉會未敢輒述管見如前所云者恐高明或別

有處也楮筆不盡總希裁處回示幸甚

大禮問辨

或問禮官之說皇上以小宗後大宗特重大宗降其小宗亦既合禮經矣曷為議者未已也曰此宗子法也非所以定天子之大禮也曷為議者之說亦復引大小宗也曰茲所謂楚則失而齊亦未為得所以重紛紛也則其說何也曰宗法為公子卿大夫設也大傳別子為

朱子曰君適長子為世子繼先君正統自母弟以下皆不得宗其次適為別子不得爾其父又不可宗嗣君又不可無統屬故死後立為大宗之祖其適子君不與族人為宗也大傳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繼之則為大宗陳澧集說謂君有絕宗之道

為人後為繼大宗設也喪服傳為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大宗君無

為人後之禮也魏明帝詔禮王后無嗣擇建支子以繼大宗然禮無

說耳且禮適子不得後大宗設使今上有弟誠以君至尊也不得與

亦必以適長入繼可見宗法不可行於君章句而為人後者

臣庶同也理也亦勢也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見中庸

有大功焉小功焉見喪服傳故知後大宗非天子諸侯事也且古之後大宗者必屬乎子道者也故可以為父子兄弟之子謂之猶仲嬰齊以

弟後兄非禮也而公羊高曰為人後者為之子附會之過也魯僖公

以兄繼弟非世及之常也

見禮運父子相傳曰世兄弟相傳曰及

而胡安國曰臣子一

例以僖嘗為臣謂臣猶子也則可謂為之子惡乎可

左氏子雖齊聖不先父食之說

公羊先禰後祖之說皆以父子喻君臣故胡氏謂臣子一例

近世人主禰其所後則何如曰屬乎

子道嘗受命為後擬諸宗法庶乎其可也

若漢哀帝以猶子為成帝後宋英宗以猶子為仁宗

後之類

非此類也何可比而同宗法耶

若商仲王以弟魯僖公以兄漢宣帝以從孫光武以從祖今上

以從弟皆不可

然則其稱號奈何曰天叙有典人不可汨也

如父不

日從而為之子

其廟次奈何曰生為之臣死不得躋於君也

如僖公繼閔子之類

也閔雖弟君也僖不當躋於閔上

其昭穆奈何曰父昭子穆未之有改也或世次不

相當不以親親害尊尊可也

如兄弟或從父祖嗣位昭仍為昭穆仍為穆但當明其君臣之義臣不得位於

君信斯言也大禮其定諸曰然明乎宗法之原而不以其所同強齊

其所不同則干載不明之案可判而今日紛紛之論不崇朝可決也

如哀帝英宗之事可同宗法者也故當降其小宗而師丹司馬光程頤朱熹之說為是然司馬公引魏詔不得顧私親之語則將視所生

為路人又不若程子推所生至思明尊崇正禮之說如宣武光武之

事不可同宗法者也故光武當祖高祖帝四親而張純朱浮之說為

非宣帝得稱父為皇考而范鎮以小宗合大宗之譏為非然程子亦以宣帝稱所生皇考為失禮但宣帝於昭帝為姪孫叔祖不可為考所生又不稱考是竟無父矣此亦拘於為後為子之例或因一事一時而發未必其定論也日尊信程子莫如朱子而其作本義定家禮不能盡從程說亦惟其是而已仰惟我皇上之卽位承武宗遺詔遵祖訓兄終弟及之文揆諸春秋之義克正其始矣其繼武宗之統以主宗廟之祀非若宗法必為之後而後得奉其祀者故以倫則武宗兄也孝宗伯考也以位則皆君也皇上以弟代兄以臣道事先君其為繼武宗也名正而言順矣假如興獻帝在以叔代姪亦以臣道事先君而繼其統武宗而有繼也則孝宗固未嘗絕也何得舍武宗而不繼何必考孝宗而後為繼耶或以宗廟然事有常變漢宣時亦無禰廟况孝廟在禰廟之班乎由此言之興獻帝聖考也興國太后聖母也名正而言順矣若夫尊崇之典則亦有可言者宋英宗既後仁宗程頤尙謂其父濮王當別立殊稱劓我皇上聖父母乎如日子無爵父之義周不有追王之禮乎或疑此非尊無二上之義殊不知與又不敢稱宗何嫌於二上設宗藩入繼欲并崇其祖却難蓋繼統與創業不同創業之君功德自己立故得追崇四世以報本繼統之君功德本乎創業之祖故止可及父母而不得及祖壓於創業之祖故也又疑如此父祖似乎有間據先王制禮父服三年祖期會祖三月

亦自有差等若夫廟祀之典則又有可言者天子爲百神之主尙當祭其國之無主後者見王制顧不得祭其父乎別建寢廟不敢干宗廟之紀不亦可乎然則子之說無亦勦議者之說歟曰議之是者天理人心之同也議之非是者予不得而同也子盍亦上聞歟曰皇上至孝之心旣已燭夫兩端之說矣大禮其次第舉矣予竊重夫禮官之固執而惜其弗加察也又慮夫紛紛之論眞成聚訟而或胎患也故爲是答問者將以解學士大夫之惑而明我皇上至孝之心於天下也

章氏重建御書堂記

御書堂藏御書而作也吾婆先正大方伯章公正統中以廣西憲使入覲詔賜五經四書五倫書凡若干卷書故有堂寶藏在溪南濮村且以處子弟之學者數十年來規法稍弛公之孫緒大懼繼述弗戡無以昭先德承天寵爰度地於所居之後以便視守建堂於厥地之阜以崇廉恥庀事於甲子之春明年冬落成面陽明以受風日履爽塏以殺水泉蠹不芸而辟潤不曝而乾輪奐有美籤軸秩秩子若孫

升而游歌焉處而藏修焉起敬起孝固必于斯間屬予記之子作而  
歎曰可謂得我心之同然哉予大父僉憲府君與公爲同門友仕之  
時亦同嘗以風憲近臣蒙賜書又同先子憲副府君異時語不肖孤  
曰吾婺章方伯與汝祖獲御賜書是誠至寶吾欲創樓尊閣之而未  
能不肖孤服膺久矣顧力猶弗逮聞子茲舉能不深爲之喜而重自  
愧哉抑是書大字楷寫版刻明淨子每讀建陽本魚魯可疑輒盟手  
啟筭莊講細校聖賢精義奧語多賴以明吾知章氏子弟之學有賴  
矣夫敬君之賜謂之忠述祖之業謂之孝啟子弟之學而俾有所考  
謂之賢一舉而三善焉不可以無記矧先祖同其遇後世同其守不  
容以不記謹記之以貽厥後乃若垣楹門廡之詳則登堂在目而山  
川景物之獻秀於堂則不繫乎書者可畧也

### 項氏先塋記

友人項聘之衰經過余泣拜而言曰珍先處士之葬幸獲地矣而表  
塋域以示久遠敢不爲之慮請吾子爲記之地延袤二十畝在赤松

鄉去縣北十有五里負南面北覺慈寺翼其左澄塘浸其右孤石特秀亭亭雄峙於前者芙蓉峯也堪輿家謂芙蓉一脈自東而南鬱盤成阜中岐而成穴左一支環出寺後蛇蜒爲案右一支曲枕澄塘之上若內顧然土宜松竹植之易茂尤宜桂不植而產蒼然蔚然雲木闐蔭望之知其爲先塋也隴封四尺碑刻曰項處士墓塋前爲亭亭側爲屋圖居守便祭掃也珍聞養生不足以當大事惟送死可以當大事珍之不孝不可追於生前盡心墟墓之間猶以爲吾親所歸也卽於是無憾焉庶幾吾親安之也夫子嘗曰丘也不可以弗識也子盍一言俾項氏子若孫永有識哉余聞伊川論葬必土色光潤草木茂盛五患不及水泉不侵而晦菴之言曰以子孫而藏祖考則必致其謹重誠敬之心以爲安固久遠之計吾聘之可謂達於此而能用其孝矣凡民致死其親窀穸苟且否則泥風水拘忌諱葬不以禮不可謂孝矣則孝如聘之詎非風俗轉移之機哉聘之積學謹行嚮用于時所爲揚名行道以終其孝者余方拭目焉庸次其說以記之

張氏順則堂記

義烏處士之廬有堂曰順則者張君彥成所築也其地在龍陂里西去縣三十里許臨谷向巒山縈水紆爲堂三間堂之後爲室傍爲樓前爲正門凡若干楹朴素堅完脫去綺靡經始於弘治辛酉越五年而落成於是起臺植花以遊以觀引泉爲池可濯可湘蓋隱而善居室者也昔陶唐之世有謠於康衢者曰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處士之名堂蓋取諸此夫謂之順者天下何思何慮坦然由之無適不順也謂之則者天生烝民有物有則帝之則我固有之也人惟逞私智以戕天理顛倒拂戾喪其物則是雖中君叔世難乎免矣而況於帝則乎而況於順乎處士質直少文尙義而好施言動衣冠循循以禮鄉人化之而不爭令尹嘉之而知敬子弟依循之而有所成然而名弗烜于時迹弗詭於人葆光任真涵濡聖仁其不識不知而順帝之則者歟昔五柳先生自謂無懷氏之民葛天氏之民處士其陶唐氏之民歟處士仲子儒從予受經篤學謹行克振家聲予以是知處士而